

江苏发布50条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重点任务清单

# “哪里扫码就不去哪里”怎么破？

编者按

根据江苏省老龄办的数据,截至2019年底,该省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人1834.16万人,占户籍人口的23.32%,平均每四个人里就有一个老年人,80岁以上老年人口有280.04万人,占户籍人口的15.27%,平均七个人里就有一个超过80岁。在全国范围,该省人口老龄化程度仅次于京沪。预计到2025年,该省老年人口比重将超过27%。

更为关键的是,江苏省老年人口城乡区域不均衡,老龄化程度南北不平衡,苏北部分地区老龄化低于20%,苏南地区由于外来人口较多稀释了老年人口占比,苏中地区成为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区域,南通市老龄化程度超过30%。

作为一个拥有7800多万户籍居民的人口大省,作为全国老龄化程度位列第三的省级行政区域,江苏省如何帮助老年人跨越“数字鸿沟”,具有重要意义。

本报记者 黄洪涛

医院挂号、出行打车、网络购物、在线订票……随着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,不少老人在数字化时代“掉队”了。他们不会上网、不会使用智能手机,在日常的出行、就医、消费等场景中经常遇到不便。有调研显示,我国2亿多老年人中使用电子支付的比例仅为50%左右,尤其是在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中,老年人面临的“数字鸿沟”问题更加凸显。

日前,江苏省发布《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重点任务清单》,提出了50条具体措施,设立老年人绿色通道,积极寻求老年人“数字鸿沟”的解决之道。

“哪里扫码就不去哪里”

在网上,一些老年人因为无法扫码被公共交通工具拒载、被公共机构拒入的视频流传着,引起了网友的反应。“社会发展固然重要,但要以人为本,建设服务型社会。”“还有很多人没有智能手机。”“真的不能抛弃老人,否则以后的科技也会抛弃我们。”……留言中,网友纷纷为老年人发声。

“现在,我尽量少出门。去菜场、超市都要健康码,虽然会弄了,但比较麻烦。支付还

是习惯用现金。”南京70岁的贾光中老人告诉记者。而在农村地区采访中,不少老人坦言,现在很少进城,因为没有智能手机。“买手机那么贵,每个月用也要不少钱,就算买了手机,‘养得起’手机,也没人教我们怎么用。”

“我的父母年轻时还是技术达人,上世纪90年代就能熟练操作电脑,现在却‘哪里扫码就不去哪里’,活动范围越来越窄。”有市民坦言,许多APP都需要绑定银行卡来授权,老年人或无银行卡,或不敢贸然操作,另外父母日渐不理想的视力和不灵活的手指,更难以应对触屏上的小字,“不同APP要求不同格式的密码,有的不仅要求字母加数字,还要区分大小写、加特殊符号,有的还要画手势,老年人根本记不过来。”

“因新冠肺炎疫情倒逼出来的生活新模式、消费新业态,进一步放大老年人出行难、看病难、购物难,老年人越发感到脱节感、疏离感、孤独感。”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荣锦说,这是信息化与老龄化相交汇的时代背景下社会治理的一个新考题,看似是一件件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,实则事关亿万老年人切身利益,是全社会普遍关心的大事。

从实际问题出发

李荣锦介绍,从去年12月起,江苏省发

展改革委、卫生健康委会同有关部门着手制定《任务清单》,反复修改后,于去年底向省22个相关部门征求意见,并进行完善后报省政府。1月21日,省政府办公厅印发《任务清单》,并提出落实的要求。

《任务清单》坚持需求导向,从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状态下对老年人的服务保障,便利老年人日常交通出行、日常就医、日常消费、文体活动、办事服务,便利老年人使用智能化产品和服务应用,切实保障老年人财产、信息安全等9个方面,提出50条分解举措。

在日常就医方面,该省提出所有医疗机构要开设为老年人提供挂号、就医等服务的绿色通道,保留一定比例的现场号源给老年人,开设“一站式”窗口为老年患者服务。80%的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要开设老年医学科,积极开展专科门诊、用药咨询、护理门诊等特色服务。该省还提出规范健康码使用,不将健康码作为老年人通行唯一凭证。

在交通出行方面,江苏提出各交通站点至少保留1个人工服务窗口,保留使用现金、纸质票据等乘车方式,逐步推行老年人凭身份证、社保卡、老年卡等证件乘坐城市公共交通,并鼓励相关APP增设方便老年人使用的“一键叫车”功能,对老年人订单优先派车。

“从实际问题出发,对症下药。”李荣锦说,要坚持底线思维,切实保证老年人基本生活服务不受智能技术运用影响,特别是看病、出行等发生频率高、心里焦急、时间紧迫的生活场景,避免因老年人不会用智能技术导致的不愉快事件发生。

开展助老志愿服务

去年,南京市实施“智慧助老”专项行

一起跨越“数字鸿沟”③



点亮百姓微心愿

4月14日上午,北京市东城区在景山街道美后肆时市民文化中心举办“我为群众办实事 点亮百姓微心愿”活动。居民领取微心愿服务卡,根据自身需求填写,贴至心愿墙上。义诊咨询、健康理疗、家庭锁具安全宣传等多支志愿服务队,现场为居民提供志愿服务。

本报记者 刘金梦 摄

Q 民声

## 不必过分追逐他人眼中的“瘦”

苏墨

前几天,女演员颖儿发微博称“已瘦了十年了”,在微博上收割一片“羡慕”。当年她一天只吃一粒老干妈的壮举也被翻出来,从125斤瘦到87斤是个不俗战绩,她也迎来事业翻红,网友把人生转折归结于“她瘦了”。无独有偶,近日男演员尹正也因减肥出圈,看起来很健康的减肥餐让他5天瘦了7斤,网友们也跃跃欲试,想赶在夏天来临前“华丽蜕变”。

演员职业有特殊性,镜头见不得他们多一丝肉,有的女演员只有80多斤,多吃了一点马上就丢去减肥运动……“瘦等于美,等于自律、健康和成功”,胖则是这一切的反面,如此“唯瘦观”也从影视圈蔓延开来:A4腰、反手摸肚脐……各种细腰挑战层出不穷,不但腰要瘦,胳膊腿、胸前后背,哪都不能胖,锁骨也得放下一叠硬币才算达标。笔者不明白,没有衣服兜吗,非要把硬币放锁骨里?

胖瘦标准本有科学依据,比如BMI指数,只要在健康范围内,就无需对秤上的数字过分敏感。A4腰、手机腿,恐怕不仅不代表健康,甚至还是有问题的。如果普通人比照这些来理解胖瘦,恐会误入歧途。

如今打开各类社交软件,从食谱到产品,各种减肥文章层出不穷,也有实践者日日打卡、天天立个小目标,口号喊得山响,照片照得也美美哒,但吃代餐、轻断食、练肌肉的道路可不简单,有善始者实繁,能克终者盖寡。往往装备花费大把,三天饿得头昏眼花,第四天就一顿“爆破”功亏一篑。照猫画虎地急速减肥往往是迅速反弹,真谈不上健康,更别谈减肥药、催吐、吸脂了。要知道,就算是演员,因急速减肥而身体受损,精神抑郁的可不少,低血糖、胃出血、厌食症,演员“恰饭”不得已,普通人又何必呢?

如果你真的体重超标,科学合理地平衡膳食和增强体育锻炼,最终你会收获一个好身体,养成好习惯,减肥只是附带成果。有功夫深更半夜晒朋友圈的,不知道要早点睡么?

还有一个灵魂拷问:瘦,真的是走上人生巅峰的唯一路径吗?

“大家觉得瘦好,我也觉得瘦好,我都瘦了,也得要求比人瘦……”体重焦虑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除了体重,还有肌肉焦虑、肤白焦虑、腿直焦虑……有人甚至还觉得,“我的胖和一切不如意密切相关”,瘦了就会爱情与事业双丰收,于是掏空腰包祸害身体,试图满足某种审美倾向。事实上,只有更爱自己才能收获更好的自己,这和胖瘦无关,只和身心健康有关。那些只会附庸畸形审美的人,何谈管理自己的身体,首先你都不爱自己。

我国目前有超过800家互助众筹相关企业

## 网络互助平台频遇“成长烦恼”

本报讯(记者刘静)日前,以“一人生病,众人均摊”模式起家的水滴互助平台宣布终止互助计划。而此前,已有多個网络互助平台宣告关停,引起舆论关注。

天眼查数据显示,据不完全统计,我国目前有超过800家“互助众筹相关企业”。其中,9成以上为有限责任公司。从地域分布来看,北京的互助众筹相关企业数量最多,超过250家;其次是广东,超过180家;上海和浙江分别以超过110家和70家的企业数量,位居第三和第四位。分城市来看,互助众筹相关企业主要分布在北京、深圳、上海、杭州、广州五个城市,占比超过74%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截至2021年4月,我国有超过270家互助众筹相关企业已经注销或者吊销,占比高达25%。其中,于2019年之后注销或吊销的相关企业数量占比超过50%。

从2016年互联网平台进入网络互助领域,到网络互助计划进入高速增长后陷入发展瓶颈,仅用了4年时间。为什么网络互助纷纷遭遇“成长的烦恼”?有业内人士总结了四点主要原因:其一,高速增长期已过;其二,零门槛负效应显现;其三,互助延迟效应显现;其四,合规性存在争议。在经历行业最终洗牌之后,留下的将是坚持初心、抱着长期经营信念者。未来持牌化、合规化的网络互助在不确定性消失后,有望走上稳健发展之路。

## 走出去学技能 学回来变工人

本报讯 贵州省遵义市坚持党建引领,着力加强农民技能培训,分类开展就业技能培训,做优易地扶贫搬迁“后半篇文章”,使搬迁群众真正搬得出、稳得住、能致富。

以该市桐梓县木古镇铁山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为例,他们结合实际,通过“就近学一批、专项带一批、专业教一批”的方式,按照网络格化化管理,党员干部包保到人,全面加强对无技能、弱劳动力和零就业家庭的帮带,组织群众走出去学技能,学成归来完成从农民到工人的转变。(金伟 赵萍萍)

## 北京潘家园“鬼市”升级带来新体验

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旧货市场内的一处空地上灯火通明,吸引了众多文玩商家、游客及年轻人。“半夜开市、黎明即散”的鬼市文化是许多文玩人的集体记忆,而老北京的鬼市传统,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。近年来,潘家园旧货市场结合时下特征,创新地将更多体验式、沉浸式的场景融入其中,吸引新客群来感受老北京的古玩文化、地摊文化。升级后的鬼市不只吸引了拿着手机筒前来淘货的藏友和老文玩人,夜色中热闹鬼市景观还吸引了不少游人前来游园打卡。

据介绍,“鬼市”开市时间为每周五晚7时至周六清晨4时。

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



从1985年至2020年,新疆柯坪县盖孜力克镇库木鲁克村走出了557名大学生,其中包括11名博士

## 走出沙漠去上学

本报记者 吴锋思 通讯员 张路 龚喜杰

“有文化的飞上天”

库木鲁克村村口的一面墙上,绘着一群手捧书卷的青年,满怀憧憬地看着远方的高楼。离彩绘不远,写着一排红色标语:“有文化的飞上天,不识字睡草毡。”“1985年我们村就刷了这个标语,以后每年刷一遍。”村民们说,“能出这么多大学生,是当初村党支部定的规矩好。”

原来,20世纪80年代初,因为村民交不起学杂费,村小学里空空荡荡,村头巷尾随处可见撒野的孩子。1985年8月中旬,村党支部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孩子的上学问题。“从今天起,立个规矩:只要我们党员在,坚决不让一个孩子失学。不然怎么能体现党员的作用?”时任党支部书记尼扎克·吾斯曼说。

26名党员积极响应,大家一起制定了《勤工俭学实施方案》《贫困学生帮扶制度》,明确规定每名党员每年至少帮助2户贫困家庭,确保他们的孩子不失学。村党支部公开承诺:拨20亩地给村小学做勤工俭学田;定

期维修校舍,并无偿供应取暖用柴;每星期派一名支部委员去学校,发现学生失学立即找回。

那年秋季开学后,失学的孩子全部返回校园,教室坐得满满当当。“女孩子一识字就不生娃娃了。”有人在村里散布谣言。为戳穿谣言,村党支部邀请了教育部门的干部来村里宣讲,并买回一台电视机,让村民更好地了解外面的世界。村民们心里亮堂了,坚决支持孩子读书。

“以教育为先”

库木鲁克村党支部换了一届又一届,但对教育的重视,却从未改变过。

1988年春季,为保证校园安全,村党支部组织村民为村小学修建了院墙;1996年夏季,村委会拉了砖准备建新办公室,谁知学校有一排教室墙体开裂,村党支部当即决定新办公室不盖了,把砖拉到学校盖教室;2002年春季,学校门口的土路扬尘太大,影响学生上课,村里拉了7车砂石料,铺出全村第一条砂石路……